

· 历代名医及其著作 ·

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药物炮制撷英*

于大猛¹, 张卫², 马春³, 李强¹, 刘立伟¹

1.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, 北京 100700; 2.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, 北京 100700;
3. 北京卫生职业学院, 北京 101101

摘要: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有关药物炮制的内容非常丰富,在药物的净制方面,主要有麻黄去节、桂枝去皮、蜈蚣去头、竹茹的入药部位等;在药物的切制方面,主要有茯苓切片、用隔纸焙代替植物叶片使乳香、没药去油、五味子捣碎、石类药物轧细等;在矿物药炮制方面,主要有石膏、代赭石、赤石脂均宜用生品不需煅制,朱砂人工合成者不宜入药,并列举了玄明粉与黑锡丹的制作方法;动物药的炮制方面,龙骨、牡蛎、石决明、水蛭、全蝎均主张用生品,并列举了血余炭的制作方法;毒性药物的炮制方面,主要有鸦胆子不可使皮破并宜装入龙眼肉中吞服,市售半夏要漂去矾味并阐述了制作半夏的方法,拟定了马钱子新的减毒增效炮制方法;药物炒炭方面,除血余炭外,鲜用炒炭药物;药物发酵方面,认为麦芽虽为脾胃之药,而实善舒肝气;酒曲调气破瘀的作用较神曲强,但是神曲性更平和,更适于健胃消食。

关键词:药物炮制;药物净制;药物切制;矿物药;动物药;毒性药;炒炭药;发酵药;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;张锡纯

DOI:10.16367/j.issn.1003-5028.2024.05.0128

中图分类号:R283.3 **文献标志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3-5028(2024)05-0686-06

Selected Essence of Drug Processing in Records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Medicine

YU Dameng¹, ZHANG Wei², MA Chun³, LI Qiang¹, LIU Liwei¹

1. Institute of Clinical Basic Medic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,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, Beijing, China, 100700; 2. Institut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,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, Beijing, China, 100700;
3. Beijing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, Beijing, China, 101101

Abstract: There are rich contents on drug processing in Zhang Xichun's *Records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Medicine*. In terms of drug purification, there are mainly the removal of knots from Mahuang (*Herba Ephedrae*), the peeling of bark from Guizhi (*Ramulus Cinnamomi*), the removal of heads from Wugong (*Scolopendra*), and the parts of Zhuru (*Caulis Bambusae in Taenia*) used in medicine. In terms of drug cutting, there are mainly sliced Fuling (*Poria*), replacing plant leaves with paper-lined baking to remove oil from Ruxiang (*Olibanum*) and Moyao (*Myrrha*), crushing Wuweizi (*Fructus Schisandrae Chinensis*), grinding stone-type medicines into fine powder, etc. In terms of mineral drugs, there are mainly Shigao (*Gypsum Fibrosum*), Daizheshi (*Haematitum*), and Chishizhi (*Halloysitum Rubrum*), which are all suitable for using raw materials without calcining. The artificially synthesized Zhusha (*Cinnabaris*) is not suitable for use in medicine, and the methods of making Xuanmingfen (*Natrii Sulfas Exsiccatus*) and Galenite Elixir are listed. In terms of processing animal drugs, it is advocated that Longgu (*Os Draconis*), Muli (*Concha Ostreae*), Shijueming (*Concha Haliotidis*), Shuizhi (*Hirudo*) and Quianxie (*Scorpio*) should be used in their raw forms, and the method of making Xuetutan (*Crinis Carbonisatus*) is listed. In terms of the method of preparing toxic drugs, the main points are that the skin of Yadanzi (*Fructus Bruce-*

* 基金项目: 中国中医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(CI2021A03701)

ae) should not be broken and it should be taken after being put into Longyanrou (*Arillus Longan*); the commercial product of Banxia (*Rhizoma Pinelliae*) should be rinsed to remove the alum flavor. The method of preparing Banxia is also described, and a new method of reducing toxicity and increasing efficacy in the preparation of Maqianzi (*Semen Strychni*) is proposed. In terms of stir-baking drugs to charcoal, except for Xuetutan (*Crinis Carbonisatus*), the other drugs stir-baked to charcoal are rarely used. Regarding the fermentation of drugs, it is believed that Maiya (*Fructus Hordei Germinatus*), although it is a drug for the spleen and stomach, is actually good at relieving liver *qi*; the role of Jiuqu (*Semen Oryzae Germinatum*) in regulating *qi* and breaking masse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Shenqu (*Massa Fermentata Medicinalis*), which has a more even temperament and is better suited for promoting digestion and relieving indigestion, so both are different kinds of drugs.

Keywords: processing of drugs; purification of drugs; cutting of drugs; mineral drugs; animal drugs; toxic drugs; drugs stir-baked to charcoal; fermented drugs; *Records of Chinese Medicine with Reference to Western Medicine*; Zhang Xichun

张锡纯,字寿甫,是民国时期著名医家,享誉医林,《如皋医学报》称其“诚执全国医坛之牛耳者”。所著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^[1]一书,当时被《山西医学杂志》称为“医书中第一可法之书”。该书分多期出版,其中第四期为药物讲义,李慰农在书序中评价:“于中药尤能独辟新义,发千古所未发,于生平得力之处,尽情披露无遗。”该书第五期,张锡纯对药物讲义中部分药物又进一步阐发,其指出:“尝思用药如用兵,善用兵者必深知将士之能力,而后可用之以制敌;善用药者亦必深知药性之能力,而后能用之以治病,是卷讨论药物,以《内经》为主,佐以实验,举凡炮制失宜、名实混淆之处,皆详辨之。”可见,张锡纯不仅精于医学,对炮制方法亦有深入研究。

目前学者对张锡纯药物炮制的研究多在阐述其临床应用经验时涉及,如刘一裴等^[2]探讨张锡纯妇科学术思想及用药特色,文中亦涉及龙骨、牡蛎、代赭石等药物的炮制。殷寻嫣等^[3]探讨了张锡纯运用半夏的经验,文中亦列举了半夏的炮制方法。亦有学者^[4]从善用生品、依法炮制、创制新法等方面阐释了张锡纯的炮制思想。但是,鲜有学者对张锡纯药物炮制工艺进行研究,笔者将张锡纯在中药炮制工艺方面的研究初步归纳如下。

1 药物净制

药物净制是指除去非药用部位和杂质,以符合用药要求。张锡纯非常讲究药物净制,如山萸肉要求去核的原因是因为“其核与肉之性相反”,故用时务须将核去净。张锡纯看到当时医报言其核味涩,主收敛,服之使小便不利,遂椎破尝之,果然有涩味,证实医报所言非虚。故在张锡纯应用山萸肉的大量医案中,均去除了果核。

关于麻黄去节的问题。张锡纯认为麻黄带节发汗之力稍弱,去节则发汗之力较强,并指出:“今时

用者大抵皆不去节。至其根则纯系止汗之品,本是一物,而其根茎之性若是迥殊,非经细心实验,何以知之”。

关于蜈蚣去头的问题。古人用蜈蚣多去头足,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蜈蚣:“今人惟以火炙去头、足用,或去尾、足,以薄荷叶火煨用之。”^[5]张锡纯认为传统的蜈蚣去头足经验并不足取,“夫去其头,即去其脑矣,更何恃上入脑部以理脑髓神经乎?且其头足黄而且亮,饶有金色,原其光华外观之处,即其所恃以治病有效之处。是以愚凡蜈蚣治病,而必用全蜈蚣也。”张锡纯临床应用蜈蚣,除水煎不去头足,外用亦用全者。如外敷治疮甲,用蜈蚣研细外敷,再以生南星末调敷四周。体会“用时带头足,去之则力减,且其性原无大毒,故不妨全用也”。

关于竹茹的入药部分。张锡纯指出“须用嫩竹外边青皮,里层者力减。”传统竹茹是取青竹的第二层,又称竹二青。刮取的方法,清代张璐《本经逢原》载:“取竹茹法:选大青竹,磁片刮去外膜,取第二层如麻缕者,除去屑末用之。”^[6]可见,竹茹是取青竹的第二层,由于会略带青皮的颜色,故称竹二青。张锡纯所谓用外边青皮,亦是指此部位,与传统认识相符。

关于桂枝去皮的含义。《伤寒论》中的桂枝去皮,即是去除粗皮,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“牡桂”载:“时珍曰:此即木桂也。薄而味淡,去粗皮用。其最薄者为桂枝,枝之嫩小者为柳桂。”古人虽然对仲景方中“桂”的基源有争议,但是对去皮并无异议。而张锡纯遵从陈修园之侄鸣岐的观点,认为“《伤寒论》用桂枝,皆注明去皮,非去枝上之皮也。古人用桂枝,惟取当年新生嫩枝,折视之内外如一,皮骨不分,若见有皮骨可以辨者去之不用,故曰去皮。

2 药物切制

张锡纯对药物的切制非常讲究。如茯苓有切成

小方块者,有切成薄片者,张锡纯指出:“茯苓若入煎剂,其切作块者,终日煎之不透,必须切薄片,或捣为末,方能煎透。”由于茯苓切制时需要先期蒸过,质地会非常坚硬,笔者取市售茯苓块水煎 30 min,取出掰开中间仍是干心,确实难以煎透。而茯苓片则没有这种问题。由上也可以看出,张锡纯确实亲自将煎过的药渣拣视,实践所得。

乳香、没药多入丸散剂,需研成细粉。由于乳香中含中树脂与树胶质黏,用乳钵研乳香会粘在一起,很难研成细粉。正如宋代苏颂《本草图经》载:“乳性至粘难碾。”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古人进行了多种探索,如明代方谷《本草纂要》载:“如入散药,须以箬上火炙去油另研。”文中“箬叶”有两种解释,一种是箬壳,一种是箬竹的叶,均为植物叶片,使油脂渗入其中。张锡纯用隔纸焙的方法代替植物叶片:“乳香、没药最宜生用,若炒用之则其流通之力顿减,至用于丸散中者,生轧作粗渣入锅内,隔纸烘至半熔,候冷轧之即成细末,此乳香、没药去油之法。”文中将油脂渗入桑皮纸中,乳香、没药即亦碾细。如果再与灯心草同研,效果会更佳,正如明代陈嘉谟《本草蒙筌》所言:“箬盛烘燥,灯草同搗”。

对于质地坚硬的矿石类药物,张锡纯指出:“凡石质之药不轧细,则煎不透”。这种观点是受到了古人的影响。唐代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言:“凡用石药及玉,皆碎如米粒,绵裹纳汤酒中。”宋代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亦载:“凡汤、酒中用诸石药,皆细捣,罗之如粟米,亦可以葛筛令调,并新绵裹,汤、酒中同煎。”均要求将诸石药轧成粟米样大小,以利于有效成分煎出。张锡纯为了保证所用生石膏为轧细者,常嘱患者自行操作。

关于五味子入煎剂宜捣碎,张锡纯认为:“以其仁之味辛与皮之酸味相济,自不致酸敛过甚,服之作胀满也”。

3 矿物药炮制

张锡纯在书中《诊余随笔》一文中言:“愚于诸药多喜生用,欲存其本性也。”这种喜用生药的观点在矿物药的应用中尤其明显。如张锡纯善用生石膏,认为治疗外感有实热者,放胆用之直胜金丹。时医多误认为石膏性大寒,而用煅石膏性主收敛,使痰火凝结不散,用之甚少。针对当时的现状,张锡纯指出:“盖石膏之所以善治寒温者,原恃其原质中之硫氧氢也。若煅之,其硫氧氢皆飞去,所余之钙经煅即

变为洋灰(洋灰原料石膏居多),以水煮之即凝结如石,其水可代卤水点豆腐,若误服之,能将人外感之痰火及周身之血脉皆为凝结锢闭。是以见有服煅石膏数钱变结代,寢至言语不遂,肢体痿废者。”文中所述从煅石膏的化学变化看来,显然并不正确,但是张锡纯由此推导出生石膏的药性药理,却被临床证实。这也是传统中医从感性的法象药理,向实验药理过度的典型案例。张锡纯为提出煅石膏的试验鉴别方法:“若购自药房中难辨其煅与不煅,迨将药煎成,石膏凝结药壶之底,倾之不出者,必系煅石膏,其药汤即断不可服”。

关于代赭石,传统炮制方法为火煅醋淬,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今人惟煅赤以醋淬三次或七次,研,水飞过用,取其相制,并为肝经血分引用也。”而张锡纯从实践中发现,代赭石生研服之不伤肠胃,即服其稍精之末亦与肠胃无损,大能养血。“若煅用之即无斯效,煅之复以醋淬之,尤非所宜。”认为代赭石性甚和平,虽降逆气而不伤正气,通燥结而毫无开破,并不需要煅制。从张锡纯大量运用代赭石的医案中亦可见多为生用研粉或水煎。对于朱砂,张锡纯认为:“然须用天产朱砂方效”。对于人工所造朱砂,其色紫成大块作锭形者,止可作颜料用,不堪入药。

关于赤石脂,张锡纯认为,“凡石质之药多煅用,其因质甚硬,煅之可化硬为软也,未有其质本软而设法煅之使硬者。”故对当时赤石脂通行用煅制习惯提出批驳。赤石脂性收涩,多用于止泻,张锡纯指出:“夫石脂之质原系粉末,性最黏涩,用之者大抵取其能固肠止涩,若煅之成瓦,犹能固肠止泻乎?”

书中还记载了治疗痢风证的黑锡丹,其炮制方法为:“一方用真黑铅四两,铁锅内熔化,再加硫黄细末二两,撒于铅上,硫黄皆着,急用铁铲拌炒之,铅经硫黄烧炼,皆成红色,因拌炒结成砂子,取出凉冷,碾轧成饼者(系未化透之铅)去之,余者再用乳钵研极细末,掺朱砂细末与等分,再少加蒸熟麦面(以仅可作丸为度),水和作丸,半分重(干透足半分)。”从文中可见,将黑铅与硫黄加热,所得红色化合物即为传统的铅丹。其传统制作方法,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按独孤滔《丹房镜源》云:炒铅丹法:用铅一斤,土硫黄十两,消石一两。熔铅成汁,下醋点之,滚沸时下硫一块,少顷下消少许,沸定再点醋,依前下少许消、黄,待为末,则成丹矣。”可见,张锡纯所述黑锡

丹的炮制方法与传统铅丹大致相同。用于痫风的治疗,亦是依据《神农本草经》治疗惊痫癫疾的记载。

关于玄明粉,现代之玄明粉为芒硝经风化干燥制得,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芒硝风化所得,称为风化硝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的玄明粉为芒硝与甘草同煮,再经升煅而成。这种概念的差异在阅读古籍中需要注意。张锡纯发现当时药房所售玄明粉实为未经提纯的风化硝,故列举了玄明粉的制作方法:“于冬至后,用洁净朴硝十斤,白菜菹五斤切片,同入锅中,用水一斗五升,煮至菜菹烂熟,将菜菹捞出。用竹筛一个,铺绵纸二层,架托于新缸之上,将硝水滤过。在庭露三日,其硝凝于缸边,将余水倾出,晒干。将硝取出,用砂锅熬于炉上,融化后,搅以铜铲,熬至将凝,用铲铲出。再装以瓷罐,未满者寸许,盖以瓦片。用钉三个,钉地作鼎足形,钉头高二寸,罐置其上,用砖在罐周遭,砌作炉形,多留风眼,炉砖离罐三寸。将木炭火置于炉中,罐四围上下都被炭火壅培,以煅至硝红为度。次日取出,再用绵纸铺于净室地上,将硝碾细,用绢罗筛于纸上厚一分。将户牖皆遮蔽勿透风,三日后取出,其硝洁白如粉,轻虚成片。”文中所示将朴硝与白萝卜同煮,过滤,析出,为传统净化朴硝的方法,所得为芒硝,将芒硝煅制,得到玄明粉。

4 动物药炮制

对于动物药,张锡纯喜用生品,如龙骨、牡蛎、石决明、水蛭、全蝎、龟板等。张锡纯言:“愚用龙骨约皆生用,惟治女子血崩,或将流产,至极危时恒用煅者,取其涩力稍胜,以收一时之功也。”仅在血崩流产重症时用煅龙骨,取其收涩之功。关于牡蛎,张锡纯认为入汤剂以生者为佳。如果入丸散,亦可用煅牡蛎,究其原因“因煅之则其质稍软,与脾胃相宜也。”煅制时要求存性,不可过煅,这种观点亦符合牡蛎的传统炮制经验,如明代梅得春《药性会元》载:“火煅通赤存性”。清代刘若金《本草述》载:“烧存性”。

关于石决明,张锡纯认为:“宜生研作粉用之,不宜煅用。”生品研细水飞作敷药,能除目外障,作丸散内服,能消目内障。

关于水蛭,张锡纯认为:“故最宜生用,甚忌火炙。”并指出方书所谓必须炙用,不然则在人腹中能生殖若干水蛭,殊为无稽之谈。并举例:“曾治邑城傅家庄傅寿期夫人,经血调和,竟不生育,细询之少

腹有癥瘕一块。遂单用水蛭一两,香油炙透为末,每服五分(若入煎剂,当用二钱),日再服,服完无效,后改用生者,如前法,一两犹未服完,癥瘕全消。”文中指出香油炙者无效,生品获佳效。

关于全蝎,张锡纯认为:“盖墙上所得之蝎子,未经盐水浸腌,其力浑全,故奏效尤捷也。”文中指出墙上所捉的活蝎,可直接入药。古人为了防腐解毒,多用盐制。宋代寇宗奭《本草衍义》载:“今青州山中石下捕得,慢火逼干,或烈日中晒,蝎渴热时,乃与青泥食之。既满腹,以火逼杀之,故其色多赤。欲其体重而售之故也。医家用之皆悉去土。”^[7]现代多将全蝎除去泥沙,置沸水或沸盐水中,煮至全身僵硬,捞出,置通风处,阴干。

关于血余炭,张锡纯简述了制作血余炭的方法:“用壮年剃下之髮,碱水洗净,再用清水淘去碱味,晒干用铁锅炮至发质皆化为膏,晾冷,轧细,过罗,其发质未尽化者,可再炮之。”文中并未说明是明煅还是焖煅。传统多为焖煅法,如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今人以皂荚水洗净,晒干,入罐固济,煅存性用,亦良。”可见,张锡纯书中之“用铁锅炮”很可能是焖煅法的简化。

5 毒性药物炮制

张锡纯非常重视毒性药物的炮制。关于鸦胆子,张锡纯善用鸦胆子治疗赤痢,认为本品“最能清血分之热及肠中之热,防腐生肌,诚有奇效。”但鸦胆子味甚苦,服时若嚼破,即不能口服。故主张此物囫囵吞服。在去除鸦胆子的种皮时,如果种仁有破者,不可口服,服之易出现呕吐。吞服的方法:“恒以龙眼肉包之,一颗龙眼肉包七数,以七七之数剂。然病重身强者,犹可多服,常以八八之粒为剂。然亦不必甚拘。”文中用1颗龙眼肉包7粒鸦胆子,每次服7颗龙眼。张锡纯还用鸦胆子连皮捣细,醋调,外敷治疗疔毒甚效,立能止疼。其仁捣如泥,可以点痣。

关于半夏,张锡纯认识到当时矾制半夏的弊端:“惟药房因其有毒,皆用白矾水煮之,相制太过,毫无辛味,以之利湿痰犹可,若以止呕吐及吐血、衄血,殊为非宜。”古人用矾制半夏的目的是制半夏毒性,增加化痰功效。但是,其副作用亦是明显,一者其辛味大减,不利于半夏的辛开燥湿作用。二者白矾有致呕作用,与半夏止呕的功效相左。如陈修园《神农本草经读》载:“今人以半夏功专祛痰,概用白矾

煮之,服者往往致吐,且致酸心少食,制法相沿之陋也。”^[8]故张锡纯遇呕吐及吐血衄血等症需用半夏时,“必用微温之水淘洗数次,然后用之。”并嘱由于水淘后半夏药力亦减,故需在处方中将原定之方量外加数钱,以补其淘去矾味所减之分量及所减之药力。张锡纯每年还亲自炮制半夏:“愚因药房半夏制皆失宜,每于仲春、季秋之时,用生半夏数斤,浸以热汤,日换一次,至旬日,将半夏剖为两瓣,再入锅中,多添凉水煮一沸,速连汤取出,盛盆中,候水凉,净晒干备用。”这种汤洗后浸泡的方法始于宋代,宋代王袞《博济方》载:“半夏一两,生姜四两取汁,先以汤洗半夏七遍,浸三日后,于日内煎干,切作片子,焙干用。”^[9]文中在汤洗 7 次后,再浸泡 3 日。由于浸泡期间没有换水,为了防止腐败,所以后续要在 1 日内炒半干,再切片焙干。明代开始,汤洗后浸泡的时间由 3 日变为 7 日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今治半夏,惟洗去皮垢,以汤泡浸七日,逐日换汤。”张锡纯浸泡半夏的时间长达 10 日,并每日换水,最后要将半夏切两瓣后再煮一沸,这种煮沸的方法见于《本草经集注》:“亦可直煮之,沸易水,如此三过,仍授洗毕便讫。”而张锡纯由于前期已将半夏汤浸旬日,故仅煮沸 1 次即可。由上也可见张锡纯对半夏的传统炮制确是经过细心研究。

关于马钱子,本品有大毒,必制至无毒方可服。张锡纯认为清代王清任《医林改错》中记载的马钱子炮制方法,不能将毒去净:“将香油入锅内熬滚,入马前子炸之,得马前子微有响爆之声,拿一个用刀切两半,看其内以紫红色为度,研为细末。”^[10]文中可见,马钱子油炸后并未去绒毛,其毒性较大。张锡纯认为清代王洪绪《外科全生集》记载的制法炮制过度:“水浸半月,入锅煮数滚,再浸热汤中数日,刮去皮心,入香油锅中煮,至油沫尽。再煮百滚,透心黑脆,以铁丝筛捞出,即入当日炒透土基细粉内拌,拌至土粉有油气,入粗筛,筛去油土,再换炒红土粉,拌一时,再筛去土,如此三次,油净。以木鳖同细土锅内再炒,入盆中拌罨一夜,取鳖去土,磨粉入药。独有木鳖之功,而无一毫之害。”^[11]文中将马钱子浸煮后去绒毛,油炸至黑心,再入炒土中吸去油气,再与细土同炒。整个操作过程繁琐,而且用香油炸至黑心,显然炮制过度。以上两种炮制方法反映了当时马钱子炮制不及与太过的问题,正如明代陈嘉谟《本草蒙筌》载:“凡药制造贵在适中,不及则功效难求,太过则气味反失。”针对这种情况,张锡纯拟定

了一种新的炮制方法:“将马钱子先净毛,水煮两三沸即捞出。用刀将外皮皆刮净,浸热汤中,旦暮各换汤一次,浸足三昼夜,取出。再用香油煎至纯黑色,掰开视其中心微有黄意,火候即到。将马钱子捞出,用温水洗数次,将油洗净。再用沙土,同入锅内炒之,土有油气,换土再炒,以油气尽净为度。”文中所示方法与《外科证治全生集》比较,一是增加了去除外皮的工序以减毒;二是将香油煎的马钱子内部火候由黑色调整至微黄,以增效。通过上述改进以达到马钱子减毒增效的炮制目的。

6 炒炭

张锡纯对炭类药物,没有受时医炒炭止血观点的影响,除血余炭外,鲜用炒炭药物。如蒲黄,张锡纯认为蒲黄之性原善化瘀血,又善止血妄行,非炒至色紫黑,始能止血也。“即欲炒用之以止血,亦惟炒熟而已,断不宜过炒以失其本性。”可见,张锡纯认为蒲黄用生品即可,如果炒制亦不可炒炭,只要炒熟即可。若外用则用生品,“外用治舌肿胀疼,甚或出血,一切疮疡肿疼,蜜调敷之(皆宜用生者)”。

如地榆炭,张锡纯认为:“地榆之性,凉而且涩,能凉血兼能止血,若炒之则无斯效矣,此方治赤痢所以必加生地榆也。”反对时医取地榆炒炭,取其黑能胜红,以制血之妄行的观点。

7 发酵

关于麦芽,张锡纯认为其虽为脾胃之药,而实善舒肝气,“舒肝宜生用,炒用之则无效”。并指出麦芽入丸散可炒用,入汤剂皆宜生用。还记载了门生制作麦芽的经验:“用麦芽应注意,视其生芽者,或未生芽而生根如白须者亦可。盖大麦经水浸,先生根而后生芽,借其生发之气,比于春气之条达,故舒肝颇效也。”文中指出大麦先生根后长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。但是,认为只生根未生芽者亦可却不恰当。生芽古代称为“制蘖“,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载:“作蘖法:八月中作,盆中浸小麦,即倾去水,日晒之。一日一度著水即去之。脚生,布麦于席上,厚二寸许。一日一度以水浇之,牙生便止,即散收令干。勿使饼,饼成则不复任用。”“脚生”指麦芽的幼根。笔者体会,麦芽刚冒出时尚可翻动,待再长些,铺到席子上就不能翻动了,以免损伤麦芽。从文中可知,《齐民要术》对麦芽的生发标准有三点,一是生白色的芽;二是芽很短,所谓“芽生便止”;三是麦

芽的幼根松散没有连成饼状。这是制作麦芽的传统方法,张锡纯门人所述显然与传统不符。

关于神曲,张锡纯在加味磁朱丸中,将原方的神曲替换为酒曲,其依据是“因坊间神曲窖发皆未能如法,多带酸味,转不若造酒曲者,业有专门,曲发甚精,用之实胜于神曲也。”张锡纯在加味小柴胡汤中亦使用酒曲,并在方后注:“用神曲则无效,且宜生用”。其实神曲之名始于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,亦是酒曲的一种。后世医家在神曲的配方、造曲的时间、曲饼的干湿程度、包裹与覆盖、干燥久陈等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改革,使神曲逐渐脱离酒曲,成为中医专用的曲种。宋代唐慎微《证类本草》“曲”项下包括了“神曲”,将酒曲的功效描述为:“味甘,大暖。疗脏腑中风气,调中下气,开胃消宿食,主霍乱,心膈气,痰逆,陈烦,破癥结及补虚,去冷气,除肠胃中塞,不下食,令人有颜色。”对神曲功效的描述为:“使,无毒,能化水谷宿食癥气,健脾暖胃。”由上可见,酒曲调气破癥的作用远较神曲强,但神曲性更平和,更适于健胃消食。

8 小结

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有关药物炮制的内容非常丰富,在药物的净制方面,主要有麻黄去节、桂枝去皮、蜈蚣去头、竹茹的人药部位等;在药物的切制方面,主要有茯苓切片、用隔纸焙代替植物叶片使乳香、没药去油、五味子捣碎、石类药物轧细等;在矿物药炮制方面,主要有石膏、代赭石、赤石脂均宜用生品不需煅制,朱砂人工合成者不宜入药,并列举了玄明粉与黑锡丹的制作方法;动物药的炮制方面,龙骨、牡蛎、石决明、水蛭、全蝎均主张用生品,并列举了血余炭的制作方法;毒性药物的炮制方面,主要有鸦胆子不可使皮破并宜装入龙眼肉中吞服,市售半夏要漂去矾味并阐述了制作半夏的方法,拟定了马钱子新的减毒增效炮制方法;药物炒炭方面,除血余炭外,鲜用炒炭药物;药物发酵方面,认为麦芽虽为脾胃之药,而实善舒肝气;酒曲调气破癥的作用

较神曲强,但是神曲性更平和,更适于健胃消食。

另外,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,先生对一些药物的炮制机制解释亦有不足。如山药“宜用生者煮汁饮之,不可炒用,以其含蛋白质甚多,炒之则其蛋白质焦枯,服之无效。若作丸散,可轧细蒸熟用之。”如地黄,认为“其中含有铁质,故晒之蒸之则黑,其生血凉血之力,亦赖所含之铁质也。”当然,这是先生在西学东进思想冲击下进行的一些初步探索,瑕不掩瑜。

参考文献:

[1] 张锡纯. 医学衷中参西录[M]. 石家庄: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1:62-74.

[2] 刘一斐,史云,苏先芝,等. 张锡纯妇科学术思想及用药特色浅析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2020,35(7):3568-3571.

[3] 殷寻嫣,严忠婷,方向明. 张锡纯应用半夏赧菁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21,27(8):1241-1243.

[4] 李兴华. 浅谈张锡纯的炮制观[J]. 中医药临床杂志,2015,27(12):1671-1672.

[5] 刘衡如,刘山永,钱超尘,等. 本草纲目研究[M].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9:1562,1313.

[6] 张璐. 张璐医学全书:本经逢原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:893.

[7] 寇宗奭. 本草衍义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0:128.

[8] 陈修园. 陈修园医学全书:神农本草经读[M]. 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9:802.

[9] 王袞. 博济方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1:71.

[10] 王清任. 医林改错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1:59.

[11] 王洪绪. 中国医学大成 25:外科全生集[M]. 上海: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1990:23.

收稿日期:2023-12-17

作者简介:于大猛(1972-),男,河北承德人,医学博士,研究员。

(编辑:刘华)